

通鑑總類

三十四







猜忌門

宋明帝多忌諱

泰始七年初明帝為諸王寬和有令譽獨為世祖所親即位之初義嘉之黨多蒙全宥隨才引用有如舊臣及晚年更猜忌忍虐好鬼神多忌諱言語文書有禍敗凶喪及疑似之言應回避者數百千品有犯必加罪戮改駟字為馱以其似禍字故也左右忤意往往有剗斫者

隋煬帝忌楊素常恐不死

大業二年楚景武公楊素雖有大功特為煬帝所猜忌外示殊禮內情甚薄太史言隋分野有大喪乃徙素為楚公意言楚與隋同分欲以厭之素寢疾煬帝每令名醫診候賜以上藥然密問醫者恒恐不死素亦自知名位已極不肯餌藥亦不將慎謂弟約曰我豈須更活邪素薨贈太尉公弘農等十郡太守葬送甚盛

唐陸贄請明辨蕭復見疑之狀

興元元年蕭復嘗言陛下踐阼之初聖德光被自用楊炎盧杞黷亂朝政以致今日陛下誠能變更睿志臣敢不竭力儻使臣依阿苟免臣實不能又嘗與盧杞同奏事杞順上旨復正色曰盧杞言不正德宗愕然退謂左右曰蕭復輕朕命復充諸道宣慰安撫使嘗踈之也既而劉從一及朝士往往奏留復德宗謂陸贄曰朕思遷幸以來江淮遠方或傳聞過實欲遣重臣宣慰謀於宰相及朝士僉謂宜然今乃反覆如是



朕爲之悵恨累日意復悔行使之論奏邪卿知蕭復如何人其不欲行意趣安在贄上奏以爲復痛自脩勵慕爲清貞用雖不周行則可保至於輕詐如此復必不爲借使復欲逗留從一安肯附會今所言矛盾願陛下明加辨詰若蕭復有所請求則從一何容爲隱若從一自有回互則蕭復不當受疑陛下何憚而不辨明乃直爲此悵恨也夫明則罔惑辨則罔冤惑莫甚於逆詐而不與明冤莫痛於見疑而不與辨是使情僞相糅忠邪靡分茲實居上御下之要樞惟陛下留意德宗亦竟不復辨也

陸贄諫德宗猜慮言盜者

德宗問陸贄近有卑官自山北來者率非良士有邢建者論

說賊勢語最張皇察其事情頗似窺覘今已於一所安置如此之類更有數人若不追尋恐成姦計卿試思之如何爲便贄上奏以爲今盜據宮闕有冒涉險遠來赴行在者當量加恩賞豈得復猜慮拘囚其略曰以一人之聽覽而欲窮宇宙之變態以一人防慮而欲勝億兆之姦欺役智彌精失道彌遠項籍納秦降卒二十萬慮其懷詐復叛一舉而盡阮之其於防虞亦已甚矣漢高豁達大度天下之士至者納用不疑其於備慮可謂疏矣然而項氏以滅劉氏以昌蓄疑之與推誠其效固不同也秦皇嚴肅雄猜而荆軻奮其陰計光武寬容博厚而馬援輸其款誠豈不以虛懷待人人亦思附任數御物物終不親情思附則感而悅之雖寇讎化爲心膂矣意



不親則懼而阻之雖骨肉結爲仇慝矣又曰陛下智出庶物有輕待人臣之心思周萬機有獨馭區寓之意謀吞衆略有過慎之防明照羣情有先事之察嚴束百辟有任刑政理之規威制四方有以力勝殘之志由是才能者怨於不任忠蓋者憂於見疑著勲業者懼於不容懷反側者迫於及討馴致離叛構成禍災天子所作天下式瞻小猶慎之矧又非小願陛下以覆車之轍爲戒實宗社無疆之休

德宗猜忌不委任臣下

貞元十年德宗性猜忌不委任臣下官無大小必自選而用之宰相進擬少所稱可及羣臣一有譴責往往終身不復收用好以辯給取人不得敦實之士艱於進用羣材滯淹勢上用

奏諫其略曰夫登進以懋庸黜退以懲過二者迭用理如循環進而有過則示懲懲而改脩則復進既不廢法亦無棄人雖纖芥必懲而用才不匱故能使黜退者克勵以求復登進者警飭以恪居上無滯疑下無蓄怨又曰明王不以辭盡人不以意選士如或好善而不擇所用悅言而不驗所行進退隨愛憎之情離合繫異同之趣是由捨繩墨而意裁曲直棄權衡而手揣重輕雖甚精微不能無謬又曰以一二言稱愜爲能而不核虛實以一事違忤爲咎而不考忠邪其稱愜則付任逾涯不思其所不及其違忤則罪責過當不知其所不能是以職司之內無成功君臣之際無定分德宗不聽



放縱門

魏竹林七賢輕蔑禮法

景元三年譙郡嵇康文辭壯麗好言老莊而尚奇任俠與陳留阮籍籍兄子咸河內山濤河南向秀琅邪王戎沛人劉伶持相友善號竹林七賢皆崇尚虛無輕蔑禮法縱酒昏酣遺落世事阮籍爲步兵校尉其母卒籍方與人圍碁對者求止籍留與決賭既而飲酒二斗舉聲一號吐血數升毀瘠骨立居喪飲酒無異平日司隸校尉何曾惡之面質籍於司馬昭座曰卿縱情背禮敗俗之人今忠賢執政綜核名實若卿之曹不可長也因謂昭曰公方以孝治天下而聽阮籍以重哀飲酒食肉於公座何以訓人宜擯之四裔無令汙染華夏昭

愛籍才常擁護之阮咸素幸姑婢姑將婢去咸方對客遽借客馬而追之累騎而還劉伶嗜酒常乘鹿車攜一壺酒使人荷鍤隨之曰死便埋我當時士大夫皆以爲賢爭慕效之謂之放達鍾會方有寵於司馬昭聞嵇康名而造之康箕踞而鍛不爲之禮會將去康曰何所聞而來何所見而去會曰聞所聞而來見所見而去遂深銜之山濤爲吏部郎舉康自代康與濤書自說不堪流俗而非薄湯武昭聞而怒之康與東平呂安親善安兄巽誣安不孝康爲證其不然會因譖康嘗欲助母立儉且安康有盛名於世而言論放蕩害時亂教空因此除之昭遂殺安及康康嘗詣隱者孫登登曰子才多識字難乎免於亾之世矣



晉王戎等皆以遊放爲達

元康七年王戎爲三公與時浮沈無所匡救委事僚案輕出遊放凡所賞拔專事虛名阮咸之子瞻嘗見戎戎問曰聖人貴名教老莊明自然其旨同異瞻曰將無同異戎咨嗟良久遂辟之時人謂之三語掾是時王衍爲尚書令樂廣爲河南尹皆善清談宅心事外名重當世朝野之人爭慕效之衍與弟澄好題品人物舉世以爲儀準衍神情明秀少時山濤見之嗟歎良久曰何物老嫗生寧馨兒然誤天下蒼生者未必非此人也樂廣性沖約清遠與物無競每談論以約言析理厭人之心而其所不知默如也凡論人必先稱其所長則所短不言自見王澄及阮咸咸從子脩泰山胡毋輔之陳國謝鯤

城陽王居新蔡畢卓皆以任放爲達至於醉狂裸體不以爲非胡毋輔之嘗酣飲其子謙之闕而厲聲呼其父字曰彥國年老不得爲爾輔之歡笑呼入共飲畢卓嘗爲吏部郎比舍郎釀熟卓因醉夜至甕間盜飲之爲掌酒者所縛明旦視之乃畢吏部也樂廣聞而笑之曰名教內自有樂地何必乃爾

宋謝靈運恃才放逸故及禍

元嘉十年前祕書監謝靈運好爲山澤之遊窮幽極險從者數百人伐木開徑百姓驚擾以爲山賊會稽太守孟顛與靈運有隙表其有異志發兵自防靈運詣闕自陳文帝以爲臨川內史靈運遊放自若廢棄郡事爲有司所糾是歲司徒遣使隨州從事鄭望生收靈運靈運執望生興兵逃逸作詩曰



韓二子房奮秦帝魯連恥追討擒之文帝愛其才欲免官而  
已彭城王義康堅執謂不宜恕乃降死一等徙廣州久之或  
告靈運令人買兵器結健兒詔於廣州棄市靈運恃才放逸  
多所陵忽故及於禍

蜀李肇見蜀主不拜

後唐清泰元年蜀昭武節度使兼侍中李肇聞蜀主卸位顧  
望不時入朝至漢州留與親戚燕飲踰旬至成都稱足疾扶  
杖入朝見蜀主不拜張公鐸等皆事蜀主於藩邸素怨李仁  
罕共譖之云仁罕有異志蜀主命武士執而殺之是日李肇  
釋杖而拜



貪鄙門

後漢張允家貲萬計性鄙吝

乾祐三年吏部侍郎張允家貲以萬計而性吝雖妻亦不之委常自繫衆鑰於衣下行如環珮是夕匿於佛殿藻井之上登者浸多板壞而墜軍士掠其衣遂以凍卒

後周郭彥欽擾野雞族以求賂

廣順二年慶州刺史郭彥欽性貪野雞族多羊馬彥欽故擾之以求賂野雞族遂反剽掠網商太祖命寧環二州合兵討之



饋遺門

晉杜預餉遺洛中貴要

太康元年杜預在鎮數餉遺洛中貴要或問其故預曰吾但恐為害不求益也

唐陸贄拒絕諸道饋遺

貞元九年德宗使人諭陸贄以卿清慎太過諸道饋遺一皆拒絕恐事情不通如鞭靴之類受亦無傷贄上奏其略曰監臨受賄盈尺有刑至於士吏之微尚當嚴禁矧居風化之首反可通行賄道一開展轉滋甚鞭鞞不已必及金玉目見可欲何能自窒平心已與交私何能中絕其意是以涓流不止谿壑成災矣又曰若有所受有所却則遇却者疑乎見拒而不通矣若俱辭而不受則咸知不受者乃其常理復何嫌阻之有乎

通鑑總類卷十七

饋遺門四十七

李德裕厚贈監軍得柄用

開成五年初李德裕在淮南敕召監軍楊欽義人皆言必知樞密德裕待之無加禮欽義心銜之一旦獨延欽義置酒中堂情禮極厚陳珍玩數牀罷酒皆以贈之欽義大喜過望行至汴州敕復還淮南欽義盡以所餉歸之德裕曰此何直卒以與之其後欽義竟知樞密德裕柄用欽義頗有力焉

後周曹彬使吳越不受饋遺

顯德五年命西上閤門使曹彬使于吳越賜吳越王弘俶騎軍鋼甲二百步軍甲五千及它兵器彬事畢亟返不受饋遺



吳越人以輕舟追與之至於數四彬曰吾終不受是竊名也  
盡籍其數歸而獻之世宗曰鄉之奉使者乞匄無厭使四方  
輕朝命卿能如是甚善然彼以遺卿卿自取之彬始拜受悉  
以散於親識家無留者



賂遺門

唐陳少遊以納賄得爲觀察使

大曆元年以隴右行軍司馬陳少遊爲桂管觀察使少遊爲吏彊敏而好賄善結權貴以是得進既得桂州惡其道遠多瘴厲宦官董秀掌樞密少遊請歲獻五萬緡又納賄於元載子仲武內外引薦數日改宣歙觀察使

崔旰厚歛以賂權貴

二年杜鴻漸請入朝奏事以崔旰知西川留後鴻漸來自成都廣爲貢獻因盛陳利害薦旰才堪寄任代宗亦務姑息乃留鴻漸復知政事以旰爲西川節度使杜濟爲東川節度使旰厚歛以賂權貴元載擢旰弟寬至御史中丞

牛僧孺不受韓弘錢得入相

長慶三年戶部侍郎牛僧孺素爲穆宗所厚初韓弘之子右驍衛將軍公武爲其父謀以財結中外及公武卒弘繼薨穉孫紹宗嗣主藏奴與吏訟於御史府穆宗憐之盡取弘財簿自閱視凡中外主權多納弘貨獨朱句細字曰某年月日送戶部牛侍郎錢千萬不納穆宗大喜以示左右曰果然吾不繆知人以僧孺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

王播以貢獻得爲相

大和元年鹽鐵使王播自淮南入朝力圖大用所獻銀器以千計綾絹以十萬計文宗以播爲左僕射同平章事

後唐袁象先徧賂權貴



同光元年梁諸藩鎮稍稍入朝或上表待罪莊宗皆慰釋之  
宋州節度使袁象先首來入朝陝州留後霍彥威次之象先  
輦珍貨數十萬徧賂劉夫人及權貴伶宦旬日中外爭  
譽之恩寵隆異

溫韜厚賂權貴得還鎮

匡國節度使溫韜入朝賜姓名曰李紹沖紹沖多齎金帛賂  
劉夫人及權貴伶宦旬日復遣還鎮郭崇韜曰國家爲唐雪  
恥溫韜發唐山陵殆徧其罪與朱溫相埒耳何得復居方鎮  
天下義士其謂我何莊宗曰入汴之初已赦其罪竟遣之

郭崇韜頗受藩鎮饋遺

二年郭崇韜初至汴洛頗受藩鎮饋遺所親或諫之崇韜曰

通鑑卷之五十七

賂遺門五十一

吾位兼將相祿賜巨萬豈藉外財但以僞梁之季賄賂成風  
今河南藩鎮皆梁之舊臣主上之仇讎也若拒其意能無懼  
乎吾特爲國家藏之私室耳及將祀南郊崇韜首獻勞軍錢  
十萬緡先是宦官勸帝分天下財賦爲內外府州縣上供者  
入外府充經費方鎮貢獻者入內府充宴遊及給賜左右於  
是外府常虛竭無餘而內府山積及有司辦郊祀之費軍錢  
崇韜言於莊宗曰臣已傾家所有以助大禮願陛下亦出內  
府之財以賜有司莊宗默然久之曰吾晉陽自有儲積可令  
租庸輦取以相助於是取李繼韜私第金帛數十萬以益之  
軍士皆不滿望始怨恨有離心矣

諸方鎮刺史先賂劉延朗後議貢獻



清泰二年以房嵩充樞密使劉延朗兼樞密副使於是延朗居中用事嵩雖爲使長其聽用之言什不三四嵩隨勢可不爲事先每幽并遣使入奏樞密諸人環坐議之嵩多俛首而寐比覺引頸振衣則使者去矣啓奏除授一歸延朗諸方鎮刺史自外入者必先賂延朗後議貢獻賂賂厚者先得內地賂薄者晚得邊廷由是諸將帥皆怨憤潞王不能察

馬全節不與劉延朗求賂

潞王嘉馬全節之功召詣闕劉延朗求賂全節無以與之延朗欲除全節絳州刺史群議沸騰潞王聞之以全節爲橫海留後

閩余廷英獻買宴錢

通鑑卷一百一十七

賂遺門五十二

後晉天福七年閩主曦以同平章事余廷英爲泉州刺史廷英貪穢掠人女子詐稱受詔采擇以備後宮事覺曦遣御史按之廷英懼詣福州自歸曦詰責將以屬吏廷英退獻買宴錢萬緡曦悅明日召見謂曰宴已買矣皇后貢物安在廷英復獻錢於李后乃遣歸泉州自是諸州皆別貢皇后物未幾復召廷英爲相

後漢侯益厚賂執政

乾祐元年侯益家富於財厚賂執政及史弘肇等由是大臣爭譽之以益兼中書令行開封尹



欺罔門

漢上官桀詐為燕王書奏霍光

元鳳元年上官桀父子既尊盛數為外人求官爵弗能得於是桀安父子深怨霍光自先帝時桀已為九卿位在光右及父子並為將軍皇后親安女光乃其外祖而顧專制朝事由是與光爭權燕王旦自以帝兄不得立常懷怨望桀等詐令人為燕王上書言光出都肄郎羽林道上稱趨又引蘇武使匈奴二十年不降乃為典屬國大將軍長史敞無功為搜粟都尉又擅調益莫府校尉光專權自恣疑有非常臣旦願歸符璽入宿衛察姦臣變候伺光出沐日奏之桀欲從中下其事當與諸大臣共執退光書奏昭帝不肯下明日光聞之止

通鑑紀事本末十七

欺罔門五三

畫室中不入昭帝問大將軍安在桀對曰以燕王告其罪故不敢入有詔召大將軍光入免冠頓首謝昭帝曰將軍冠朕知是書詐也將軍無罪光曰陛下何以知之昭帝曰將軍調校尉以來未能十日燕王何以得知之是時昭帝年十四尚書左右皆驚而上書者果亡後桀黨與有譖光者昭帝輒怒曰六將軍忠臣先帝所屬以輔朕身敢有毀者坐之自是桀等不敢復言

唐裴延齡虛張名數惑德宗

貞元九年戶部侍郎裴延齡奏自判度支以來檢責諸州欠負錢八百餘萬緡收諸州抽貫錢三百萬緡呈樣物三十餘萬緡請別置欠負耗贖季庫以掌之染練物別置月庫以掌



之詔從之欠負皆貧人無可償徒存其數者抽貫錢給用旋盡呈樣染練皆左藏正物延齡徒置別庫虛張名數以惑德宗德宗信之以爲能富國而寵之於實無所增也虛費吏人簿書而已京城西汙濕地生蘆葦數畝延齡奏稱長安咸陽有陂澤數百頃可牧廐馬德宗使有司閱視無之亦不罪也左補闕權德輿上奏以爲延齡取常賦支用未盡者充羨餘以爲已功縣官先所市物再給其直用充別貯邊軍自今春以來並不支糧陛下必以延齡孤貞獨立時人醜正流言何不遣信臣覆視究其本末明行賞罰今群情衆口喧於朝市豈京城士庶皆爲朋黨邪陛下亦宜稍回聖慮而察之德宗不從

陸贄數裴延齡誣罔之罪

十年德宗欲修神龍寺須五十尺松不可得裴延齡曰臣近見同州一谷木數千株皆可八十尺德宗曰開元天寶間求羨材於近畿猶不可得今安得有之對曰天生珍材固待聖君乃出開元天寶何從得之延齡奏左藏庫司多有失落近因檢閱使置簿書乃於糞土之中得銀十三萬兩其四段雜貨百萬有餘此皆已弃之物即是羨餘悉應移入雜庫以供別敕支用太府少卿韋少華不伏抗表稱此皆每月申奏見在之物請加推驗執政請令三司詳覆德宗不許亦不罪少華延齡每奏對恣爲詭譎皆衆所不敢言亦未嘗聞者延齡處之不疑德宗亦頗知其誕妄但以其好詆毀人冀聞外事



故親厚之群臣長延齡有寵莫敢言惟鹽鐵轉運使張滂京兆尹李充司農卿李錡以職事相關時證其妄而陸贄獨以身當之曰陳其不可用贄上書極陳延齡奸詐數其罪惡其略曰延齡以聚斂爲長策以詭妄爲嘉謀以括克斂怨爲匪躬以靖譖服讒爲盡節摠典籍之所惡以爲智術冒聖哲之所戒以爲行能可謂堯代之共工魯邦之少卯也跡其姦蠹日長月滋陰祕者固未盡彰敗露者猶難悉數又曰陛下姑欲保持曾無詰問延齡謂能蔽惑不復懼思移東就西便爲課績取此適被遂號羨餘愚弄朝廷有同兒戲又曰矯詭之態誣罔之辭遇事輒行應口便發昔趙高指鹿爲馬臣謂鹿之與馬物類猶同豈若延齡掩有爲無指無爲有臣以卑鄙任當台衡情激于衷雖欲罷而不能自默也書奏德宗不悅待延齡益厚

### 李師望誣奏置定邊軍

咸通九年鳳翔少尹李師望上言雋州控扼南詔爲其要衝成都道遠難以節制請建定邊軍屯重兵於雋州以邛州爲理所朝廷以爲信然以師望爲雋州刺史充定邊軍節度眉蜀邛雅嘉黎等州觀察等使師望利於專制方面故建此策其實邛距成都纔百六十里雋距邛千里其欺罔如此

### 南唐馮延巳浮誕不可信

後周顯德五年唐主避周諱更名景下令去帝號稱國主凡天子儀制皆有降損去年號用周正朔同平章事馮延巳罷



爲太子太傅初馮延巳以取中原之策說唐王由是有寵延巳常笑烈祖戢兵爲齷齪曰安陸所喪纒數千兵爲之輟食咨嗟者旬日此田舍翁識量耳安足與成大事豈如今上暴師數萬於外而擊毬宴樂無異平日真英主也延巳與其黨談論常以天下爲已任更相唱和翰林學士常夢錫屢言延巳等浮誕不可信唐主不聽夢錫曰奸言似忠陛下不悟國必亡矣及臣服於周延巳之黨相與言有謂周爲大朝者夢錫大笑曰諸公常欲教君堯舜何意今日自爲小朝邪衆默然



不忠門

梁武帝責沈約非忠臣

天監十二年武帝有憾於張稷從容與沈約語及之約曰左僕射出作邊州已往之事何足復論武帝以爲約與稷昏家相爲怒曰卿言如此是忠臣邪乃輦歸內殿約懼因病夢齊和帝以劔斷其舌乃呼道士奏赤章於天稱禪代之事不由已出武帝遣主書黃穆之視疾夕還增損不即啓聞懼罪乃白赤章事武帝大怒中使譴責者數四約益懼遂卒有司謚曰文武帝曰情懷不盡曰隱改謚隱侯

唐肅宗以六等定陷賊之罪

至德二載崔器呂諲上言諸陷賊官背國從僞準律皆應處

四十七

通鑑總類卷十七

不忠門

五十六

死肅宗欲從之李峴以爲賊陷兩京天子南巡人自逃生此屬皆陛下親戚或勲舊子孫今一槩以叛法處死恐乖仁恕之道且河北未平群臣陷賊者尚多若寬之足開自新之路若盡誅之是堅其附賊之心也書曰殲厥渠魁脅從罔理謹器守文不達大體惟陛下圖之爭之累日肅宗從峴議以六等定罪重者刑之於市次賜自盡次重杖一百次三等流貶斬達奚珣等十八人於城西南獨柳樹下陳希烈等七人賜自盡於大理寺應受杖者於京兆府門頃之有自賊中來降者言唐群臣從安慶緒在鄴者聞廣平王赦陳希烈等皆自悼恨失身賊庭及聞希烈等誅乃止肅宗甚悔之

李晟斬文武官受朱泚寵任



興元元年李晟斬文武官受朱泚寵任者崔宣洪經綸等十餘人又表守節不屈者劉迺蔣沈等德宗以李晟為司徒中書令

陳少遊上表於李希烈

劉洽克汴州得李希烈起居注云某月日陳少遊上表歸順少遊聞之慙懼發疾薨贈太尉賻祭如常儀

蘇循揚言曆數有歸

天祐二年柳璨蔣玄暉等議加朱全忠九錫朝士多竊懷憤邑禮部尚書蘇循獨揚言曰梁王功業顯大曆數有歸朝廷速宜揖讓朝士無敢違者

楊凝式勸其父辭傳國寶使

通鑑總類卷十七

不忠門 五十七

東

後梁開平元年唐昭宣帝降御札禪位於梁以張文蔚為冊使楊涉為押傳國寶使薛貽矩為押金寶使帥百官備法駕詣太梁楊涉子凝式言於涉曰大人為唐宰相而國家至此不可謂之無過況手持天子璽綬與人雖保富貴奈千載何蓋辭之涉大駭曰汝滅吾族神色為之不寧者數日

敬翔謂蘇循賣國求利

禮部尚書蘇循及其子起居郎楷自謂有功於梁當不次擢用循朝夕望為相太祖薄其為人敬翔及殿中監李振亦鄙之翔言於太祖曰蘇循唐之鷓臯賣國求利不可以立於惟新之朝詔循及刑部尚書張禕等十五人並勒致仕楷斥歸田里循父子乃之河中依朱文謙



蘇循復稱臣於晉王

龍德元年晉王既許藩鎮之請求唐舊臣欲以備百官失友  
謙遣前禮部尚書蘇循詣行臺循至魏州入牙城望府廨以  
拜謂之拜殿見王呼萬歲舞蹈泣而稱臣翌日又獻大筆三  
十枝謂之畫日筆王大喜即命循以本官為河東節度副使  
張承業深惡之

李振說敬翔朝新君

後唐同光元年莊宗命訪求梁主頃之或以其首獻李振謂  
敬翔曰有詔洗滌吾輩相與朝新君乎翔曰吾二人為梁宰  
相君昏不能諫國亡不能救新君若問將何辭以對是夕未  
曙或報翔曰崇政李太保已入朝矣翔歎曰李振謬為丈夫  
朱氏與新君世為仇讎今國亡君死縱新君不誅何面目入  
建國門乎乃縊而死

後梁段凝出入公卿間無愧色

梁段凝自滑州濟河入援以諸軍排陳使杜晏球為前鋒至  
封丘遇李從珂晏球先降凝將其眾五萬至封丘亦解甲請  
降凝帥諸大將先詣闕待罪莊宗勞賜之慰諭士卒使各復  
其所凝出入公卿間揚揚自得無愧色梁之舊臣見者皆欲  
齧其面抉其心

吳李德誠勸吳王行冊命

後晉天福元年吳徐知誥以鎮南節度使李德誠德勝節度  
使周本位望隆欲使之帥眾推戴本曰我受先王大恩自



徐溫父子用事恨不能救楊氏之危又使我爲此可乎其子  
弘祚強之不得已與德誠帥諸將詣江都表吳主陳知誥功  
德請行冊命又詣金陵勸進宋齊丘謂德誠之子建勳曰尊  
公太祖元勳今日掃地矣於是吳宮多妖吳主曰吳祚其終  
乎左右曰此乃天意非人事也

吳王令謀力勸徐誥受禪

二年吳司徒王令謀老病無齒或勸之致仕令謀曰齊王大  
事未畢吾何敢自安疾亟力勸徐誥受禪是月吳主下詔禪  
位于齊李德誠等復詣金陵帥百官勸進

馮道自述累朝榮遇之狀

後周顯德元年太師馮道卒道少以孝謹知名唐莊宗世始

貴顯自是累朝不離將相三公三師之位爲人清儉寬弘人  
莫測其苦愠滑稽多智浮沈取容嘗著長樂老敘自述累朝  
榮遇之狀時人往往以德量推之 歐陽脩論曰禮義廉恥

國之四維匹維不張國乃滅亡禮義治人之大法廉恥立人  
之大節況爲大臣而無廉恥天下其有不亂國家其有不亡  
者乎予讀馮道長樂老敘見其自述以爲榮其可謂無廉恥  
者矣則天下國家可從而知也予於五代得全節之士三死  
事之臣十有五皆武夫戰卒豈於儒者果無其人哉得非高  
節之士惡時之亂薄其世而不肯出歟抑君天下者不足顧  
而莫能致之歟予嘗聞五代時有王凝者家青齊之間爲魏  
州司戶參軍以疾卒于官凝家素貧一子尚幼妻李氏携其



子為其遺骸以歸東過開封止於旅舍主人不納李氏願  
之意不肯去主人牽其臂而出之李氏仰天慟曰我為婦  
不能守節而此手為人所執邪即引斧自斷其臂見者為之  
嗟泣開封尹聞之白其事於朝厚卹李氏而笞其主人嗚呼  
士不自愛其身而忍恥以偷生者聞李氏之風宜少知愧哉  
臣光曰天地設位聖人則之以制禮立法內有夫婦外  
有君臣婦之從夫終身不改臣之事君有死無貳此人道之  
大倫也苟或廢之亂莫大焉范質稱馮道厚德稽古宏才偉  
量雖朝代遷質人無間言若巨山不可轉也臣愚以為正  
女不從二夫忠臣不事二君為女不正雖復華色之美織  
之巧不足賢矣為臣不忠雖復材智之多治行之優不足

通鑑總類卷十七

不忠門卒

矣何則大節已虧故也道之為相歷五朝八姓若逆旅之  
過客朝為仇敵暮為君臣易面變辭曾無愧怍大節如此  
者小善庸足稱乎或以為自唐室之亡羣雄力爭帝王興廢  
遷者十餘年近者四三年雖有忠智將若之何當是之時矣  
臣節者非道一人豈得獨罪道哉臣愚以為忠臣憂公如家  
見危致命君有過則強諫力爭國敗亡則竭節致死智士邦  
有道則見邦無道則隱或滅迹山林或優遊下僚今道尊寵  
則冠三師權任則首諸相國存則依違拱嘿竊位素餐國亡  
則圖全苟免迎謁勸進君則興亡接踵道則富貴自如茲乃  
知臣之尤安得與它人為比哉或謂道能全身遠害於  
亦賢已臣謂君子有殺身成仁無求生害仁豈事以



遠害爲賢哉然則盜跖病終而子路醢果誰賢乎抑此非特道之愆也時君亦有責焉何則不正之女中士羞以爲家不忠之人中君羞以爲臣彼相前朝語其忠則反君事讎語其智則社稷爲墟後來之君不誅不棄乃復用以爲相彼又安肯忠於我而能獲其用乎故曰非特道之愆亦時君之責也

世宗不以公忠待張美

二年以樞密院承旨張美權點檢三司事初世宗在澶州美掌州之金穀隸三司者世宗或私有所求美曲爲供副太祖聞之怒恐傷帝意但徙美爲濮州馬步都虞候美治財精敏當時鮮及故世宗以利權授之世宗征伐四方用度不乏美之力也然思其在澶州所爲終不以公忠待之



附彙門

魏何晏等朋附曹爽

正始八年二月日有食之時尚書何晏等朋附曹爽好變改  
灋度太尉蔣濟上疏曰昔大舜佐治戒在比周周公輔政慎  
於其朋夫爲國灋度惟命世大才乃能張其綱維以垂于後  
豈中下之吏所宜改易哉終無益於治適足傷民宜使文武  
之臣各守其職率以清平則和氣祥瑞可感而致也

宋義康用事人爭求親暱

元嘉十七年吏部尚書王球履之叔父也以簡淡有美名爲  
文帝所重履性進利深結彭城王義康及劉湛球屢戒之不  
從誅湛之夕履徒跣告球球命左右爲取履先温酒與之謂

9395

通鑑總類卷十七

附彙門六十二

曰常日語汝云何履怖懼不得荅球徐曰阿父在汝亦何憂  
文帝以球故履得免死廢於家義康方用事人爭求親暱唯  
司徒主簿江湛早能自疎冰出爲武陵內史檀道濟嘗爲其  
子求婚於湛湛固辭道濟因義康以請之湛拒之愈堅故不  
染於二公之難文帝聞而嘉之

唐蕭至忠自託於太平公主

先天元年蒲州刺史蕭至忠自託於太平公主公主引爲刑  
部尚書華州長史蔣欽緒其妹夫也謂之曰如子之才何憂  
不達勿爲非分妄求至忠不應欽緒退歎曰九代卿族一舉  
滅之可哀也哉至忠素有雅望嘗自公主第門出遇宋璟璟  
曰非所望於蕭君也至忠笑曰善乎宋生之言遽策馬而去



張說欲取立后功以圖入相

開元十四年明皇欲以武惠妃為皇后或上言武氏乃不戴天之讎豈可以為國母人間盛言張說欲取立后之功更圖入相之計且太子非惠妃所生惠妃復自有子若登宸極太子必危明皇乃止

李輔國引元載為相

寶應元年李輔國以求宰相不得怨蕭華以戶部侍郎元載為京兆尹載詣輔國固辭輔國識其意以司農卿陶銳為京兆尹輔國言蕭華專權請罷其相肅宗不許輔國固請不已乃從之仍引元載代華華罷為禮部尚書以載同平章事領度支轉運使如故

〇〇二八

通鑑總類卷十七

附麗門六十三

事

三叔文與王任相依附

貞元十九年初翰林待詔王任善書山陰王叔文善碁俱出入東宮娛侍太子叔文譎詭多計自言讀書知治道乘間常為太子言民間疾苦太子嘗與諸侍讀及叔文等論及宮市事叔文曰太子職當視膳問安不宜言外事太子大驚曰非先生寡人無以知此遂大愛幸與王任相依附叔文因為太子言某可為相某可為將幸異日用之密結翰林學士韋執誼及當時朝士有名而求速進者陸淳呂溫李景儉韓曄韓泰陳諫柳宗元劉禹錫等定為死友而凌準程元等又因其黨以進日與遊處蹤跡詭秘莫有知其端者藩鎮或欲與之幣與之相結



王叔文等轉相交結

永貞元年以王伾爲左散騎常侍王叔文爲起居舍人伾寢陋吳語順宗所褻狎而叔文頗任事自許微知文義我好言事順宗以故稍敬之不得如伾出入無阻叔文入至翰林而伾入至柿林院見李忠言牛昭容計事大抵叔文依伾伾依忠言忠言依牛昭容轉相交結每事先下翰林使叔文可否然後宣于中書韋執誼承而行之外黨則韓泰柳宗元劉禹錫等主采聽外事謀議唱和日夜汲汲如狂互相推獎曰伊曰周曰管曰葛憫然自得謂天下無人榮辱進退生於造次惟其所欲不拘程式士大夫畏之道路以目素與往還者相次拔擢至一日除數人其黨或言曰某可爲某官不過一二日

936七

通鑑總類卷十七

附麗門本四

輒已得之於是叔文及其黨十餘家之門晝夜車馬如市客候見叔文伾者至宿其坊中餅肆酒壚下一人得千錢乃容之伾尤闖茸專以納賄爲事作大匱貯金帛夫婦寢其上

裴均素附宦官得貴顯

元和三年以荆南節度使裴均爲右僕射均素附宦官得貴顯爲僕射自矜大嘗入朝踰位而立中丞盧坦揖而退之均不從坦曰昔姚南仲爲僕射位在此均曰南仲何人坦曰是守正不交權倖者坦尋改右庶子

李涉疏稱吐突承瓘有功

六年試太子通事舍人李涉知憲宗於吐突承瓘恩顧未衰乃沒軌上疏稱承瓘有功又委心腹不宜遽弃知聖使



見其副章詰責不受涉乃行賂詣光順門通之幾聞之上疏極言涉姦險欺天請加顯戮貶涉峽州司倉

元稹與監軍善得知制誥

十五年初元稹爲江陵士曹與監軍崔潭峻善穆宗在東宮聞宮人誦稹詩而善之及即位潭峻歸朝獻稹詩百餘篇穆宗問稹安在對曰今爲散郎以稹爲祠部郎中知制誥朝論鄙之會同僚食瓜於閣下有青蠅集其上中書舍人武儒衡以扇揮之曰適從何來遽集於此同僚皆失色儒衡意氣自若

李仲言附李逢吉得擢用

大和八年初李仲言流象州遇赦還東都會留守李逢吉思

909六

通鑑總類卷六十一

附履門六十五

復入相仲言自言與鄭注善李逢吉使仲言厚賂之注引仲言見王守澄守澄薦於文宗文宗召見之仲言儀狀秀偉個儻尚氣頗工文辭有口辨多權數文宗見之大悅以爲奇士待遇日隆欲以仲言爲諫官實之翰林李德裕曰仲言鄉所爲計陛下必盡知之豈宜實之近侍文宗曰李逢吉薦之朕不欲食言對曰逢吉身爲宰相乃薦姦邪以誤國亦罪人也文宗曰然則別除一官對曰亦不可文宗顧王涯涯對曰可尋以仲言爲四門助教

舒元興爲李訓彈擊得入相

九年以御史中丞舒元興爲刑部侍郎翰林侍講學士李訓爲禮部侍郎並同平章事仍命訓三二日一入翰林講易



輿爲中丞凡李訓鄭注所惡者則爲之彈擊由是得爲相訓起流人期年致位宰相天子傾意任之訓或在中書或在翰林天下事皆決於訓王涯輩承順其風指推恐不逮自中尉樞密禁衛諸將見訓皆震懼迎拜叩首

### 馬植與馬元贇交通

大中四年以同平章事馬植爲天平節度使宣宗之立也左軍中尉馬元贇有力焉由是恩遇冠諸宦者植與之敘宗姓宣宗賜元贇寶帶元贇以遺植植服之以朝宣宗見而識之植變色不敢隱明日罷相收植親吏董侔下御史臺鞫之盡得植與元贇交通之狀再貶常州刺史

### 樂朋龜張濬拜田令孜

中和元年裴澈自賊中奔詣行在時百官未集乏人草制右拾遺樂朋龜謁田令孜而拜之由是擢爲翰林學士張濬先亦拜令孜令孜嘗召宰相及朝貴飲酒濬恥於衆中拜令孜乃先謁令孜謝酒及賓客畢集令孜言曰令孜與張郎中清濁異流嘗蒙中外旣慮玷辱何憚改更今日於隱處謝酒則又不可濬慙懼無所容

### 南唐馮延巳與宋齊丘相交結

後晉天福八年唐駕部郎中馮延巳爲齊王元帥府掌書記性傾巧與宋齊丘及宣徽副使陳覺相結同府在已上者延巳稍以計逐之延巳嘗戲謂中書侍郎孫晟曰公有何能爲中書郎晟曰晟山東鄙儒文章不如公談諧不如公諂詐不



如公然王上使公與齊王遊處蓋欲以仁義輔導之也  
為聲色狗馬之友邪晟誠無能如公之能適足為國家之禍  
耳

馮延巳等皆依附陳覺

初唐王為齊王知政事每有過失常夢錫常直言規正始雖  
忿懟終以諒直多之及即位許以為翰林學士齊丘之黨疾  
之坐封駁制書貶池州判官宋齊丘待陳覺素厚唐王亦以  
覺為有才遂委任之馮延巳延魯魏岑雖齊邱舊僚皆依附  
覺與休寧查文徽更相汲引侵蠹政事唐人謂覺等為五鬼  
延魯自禮部員外郎遷中書舍人江州觀察使杜昌業聞之  
歎曰國家所以驅駕群臣在官爵而已若一言稱旨遽躋通  
顯後有立力功者何以賞之未幾唐王以岑及文徽皆為樞  
密副使岑既得志會覺遭母喪岑即暴揚覺過惡擯斥之

後漢郭威焚李守貞與朝臣交通書

乾祐二年郭威克河中閱李守貞文書得朝廷權臣及藩鎮  
與守貞交通書詞意悖逆欲奏之秘書郎王溥諫曰魑魅乘  
夜爭出見日自消願一切焚之以安反仄威從之



協謀門

東晉孔嚴勸殷浩穆然無間

永和八年尚書左丞孔嚴言於殷浩曰比來衆情良可寒心不知使君當何以鎮之愚謂宜明受任之方韓彭專征伐蕭曹守管籥內外之任各有攸思深思廉簡屈身之義平勃交歡之謀令穆然無間然後可以保大定功也觀頃日降附之徒皆人面獸心貪而無親恐難以義感也浩不從

謝安王彪之共掌朝政

寧康元年以王彪之爲尚書令謝安爲僕射領吏部共掌朝政安每嘆曰朝廷大事衆所不能決者以諮王公無不立決劉裕託劉穆之以腹心

通鑑總類卷十七

協謀門六十八

元興三年劉裕始至建康諸大處分皆委於劉穆之倉猝立定無不允愜裕遂託以腹心動止諮焉穆之亦竭節盡誠無所遺隱時晉政寬弛綱紀不立豪族陵縱小民窮蹙重以司馬元顯政令違舛桓玄雖欲釐整而科條繁密衆莫之從穆之斟酌時宜隨方矯正裕以身範物先以威禁內外百官皆肅然奉職不盈旬日風俗頓改



朋黨門

漢竇武上疏申理黨人

永康元年陳蕃既免朝臣震栗莫敢復爲黨人言者賈彪曰  
吾不西行大禍不解乃入雒陽說城門校尉竇武尚書魏郡  
霍譚等使訟之武上疏曰陛下即位以來未聞善政近者姦  
臣牢脩造設黨議遂收前司隸校尉李膺等逮考連及數百  
人曠年拘錄事無効驗臣惟膺等建忠抗節志經王室此誠  
陛下稷卨伊呂之佐而武等爲姦臣賊子之所誣枉惟陛下留  
神澄省時見理出以厭人鬼喁喁之心今臺閣近臣尚書朱  
寓荀緄劉祐魏朗劉矩尹勳等皆國之貞士朝之良佐尚書  
郎張陵馮皓苑康楊喬邊韶戴恢等文質彬彬明達國典內  
外之職羣才並列而陛下委任近習專樹饕餮外典州郡內  
幹心膂宜以次貶黜案罪糾罰信任忠良平決臧否使邪正  
毀譽各得其所書奏霍譚亦爲表請桓帝意稍解使中常侍  
王甫就獄訊黨人范滂等皆三木囊頭暴於階下甫以次辨  
詰曰卿等更相拔舉迭爲唇齒其意如何滂曰仲尼之言見  
善如不及見惡如探湯滂欲使善善同其清惡惡同其汙謂  
王政之所願聞不悟更以爲黨古之脩善自求多福今之脩  
善身陷大戮身死之日願埋滂於首陽山側上不負皇天下  
不愧夷齊甫愍然爲之以容乃得並解桎梏李膺等又多引  
舊官子弟宦官懼請桓帝以天時宜赦遂赦天下改元黨人  
曰餘人皆歸田里書曰二府禁錮終身范滂往候霍譚而



不謝或讓之滂曰昔叔山不見祁奚吾何謝焉滂南歸汝南南陽士大夫迎之者車數千兩鄉人殷陶黃穆侍衛於旁應對賓客滂謂陶等曰今子相隨是重吾禍也遂遁還鄉里

### 曹節奏李膺等鉤黨

建寧二年初李膺等雖廢錮天下士大夫皆高尚其道而汙穢朝廷希之者唯恐不及更共相標榜為之稱號以竇武陳奮劉淑為三君君者言一世之所宗也李膺荀翌杜密王暢山祐魏朗趙典朱寓為八俊俊者言人之英也郭泰范滂尹默巴肅及南陽宗慈陳留夏馥汝南蔡衍泰山羊陟為八顧顧者言能以德行引人者也張儉程超岑暉苑康及山陽劉表汝南陳翔魯國孔昱山陽檀敷為八及及者言其能導人

追宗者也度尚及東平王邈王孝東郡劉儒泰山胡毋班陳留秦周魯國蕃嚮東萊王章為八厨厨者言能以財救人者也及陳實用事復舉技屠等陳實誅膺等復廢宦官疾惡膺等每下詔書輒申黨人之禁後覽怨張儉尤甚覽鄉人朱並素佞邪為儉所棄承贖意指上書告儉與同鄉二十四人別相署號共為部黨圖危社稷而儉為之魁詔刊章捕儉等大長秋曹節因此諷有司奏諸鉤黨者故司空虞放及李膺杜密朱寓荀翌程超劉儼范滂等請下州郡考治是時靈帝年十四問節等曰何以為鉤黨對曰鉤黨者即黨人也靈帝曰黨人何用為惡而欲誅之邪對曰昔相舉群輩欲為不軌靈帝曰不軌欲如何對曰欲圖社稷靈帝乃可其奏



范滂齊名李杜

汝南督郵吳導受詔捕范滂至征羌范詔書閉傳舍伏牀而泣一縣不知所爲滂聞之曰必爲我也即自詣獄縣令郭揖大驚出解印綬引與俱亡曰天下大矣子何爲在此滂曰滂死則禍塞何敢以罪累君又令老母流離乎其母就與之訣滂白母曰仲博孝敬足以供養滂從龍舒君歸黃泉存亡各得其所惟大人割不可忍之恩勿增感戚仲博者滂弟也龍舒君者滂父龍舒侯相顯也母曰汝今得與李杜齊名死亦何恨既有令名復求壽考可兼得乎滂跪受教再拜而辭顧其子曰吾欲使汝爲惡惡不可爲使汝爲善則我不爲惡行路聞之莫不流涕凡黨人死者百餘人妻子皆徙邊天下豪桀及儒學有行義者宦官一切指爲黨人有怨隙者因相陷害睚眦之忿濫入黨中其死徙廢禁者又六七百人郭泰聞黨人之死私爲之慟曰詩云人之云亡邦國殄瘁漢室滅矣但未知瞻烏爰止于誰之屋耳泰雖好臧否人倫而不爲危言覈論故能處濁世而怨禍不及焉

郭泰明哲保身申屠蟠見幾而作

臣光曰天下有道君子揚于王庭以正小人之罪而莫敢不服天下無道君子囊括不言以避小人之禍而猶或不免黨人生昏亂之世不在其位四海橫流而欲以口舌救之臧否人物激濁揚清撩虺蛇之頭踐虎狼之尾以至身被淫刑禍及朋友士類殲滅而國隨以亡不亦悲乎夫唯郭泰既明且



哲以保其身申屠蟠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卓乎其不可及也  
晉賈充與荀勗等為黨友

泰始七年賈充自文帝時寵任用事武帝之為太子充頗有  
力故益有寵於武帝充為人巧諂與荀勗馮統相為黨  
友朝野惡之武帝問侍中裴楷以方今得失對曰陛下受命  
四海承風所以未比德於堯舜者但以賈充之徒尚在朝耳  
宜引天下賢人與弘政道不宜示人以私任愷與充不協充  
欲解其近職乃薦愷忠貞宜在東宮武帝以愷為太子少傅  
會樹機能亂秦雍武帝以為憂愷曰宜得威望重臣有智略  
者以鎮撫之愷因薦充以充為都督秦涼二州諸軍事充患  
之私問計於荀勗勗曰公為宰相乃為一夫所制不亦鄙乎  
然是行也辭之實難獨有結婚太子可不辭而自留矣勗因  
謂馮統曰賈公遠出吾等失執太子婚尚奉定何不勸帝納  
賈公之女乎統亦然之荀勗荀勗馮統皆稱充女絕美且有  
才德武帝遂從之留充復居舊任

賈充任愷各有所附為朋黨

八年以賈充為司空侍中尚書令領兵如故充與侍中任愷  
皆為武帝所寵任充欲專名執而忌愷於是朝士各有所附  
朋黨紛然武帝知之召充愷宴於武乾殿而謂之曰朝廷宜  
壹大臣當和充愷各拜謝既而充愷以武帝已知而不責愈  
無所憚外相崇重內怨益深充乃薦愷為吏部尚書愷侍觀  
轉希充因與荀勗馮統承間共譖之愷由是得罪廢於家



賈謐二十四友

元康元年賈謐郭彰權執愈盛賓客盈門謐雖驕奢而好學  
喜延士大夫郭彰右崇陸機弟雲和郁及滎陽潘岳清河  
崔基勃海歐陽建蘭陵繆徵京兆杜斌摯虞琅邪諸葛詮弘  
農王粹襄城杜育南陽鄒捷齊國左思沛國劉瓌周恢安平  
牽秀潁川陳耽高陽許猛彭城劉訥中山劉輿輿弟琨皆附  
於謐號曰二十四友崇與岳尤諂事謐每候謐及廣城君郭  
槐出皆降車路左望塵而拜

東晉殷浩以荀羨王羲之爲羽翼

永和四年桓溫旣滅蜀威名大振朝廷憚之會稽王昱以楊  
州刺史殷浩有盛名朝野推服乃引爲心膂與參綜朝權欲  
以抗溫由是與溫浸相疑疑浩以荀羨王羲之夙有令名擢  
羨爲吳國山陰太守以爲護軍將軍以爲羽翼羲之以爲內外  
協和然後國家可安勸浩及羨不宜與溫構隙浩不從

唐崔隱甫張說各爲朋黨

開元十五年御史大夫崔隱甫中丞宇文融恐右丞相張說  
復用數奏毀之各爲朋黨明皇惡之制說致仕隱甫免官侍  
母融出爲魏州刺史

代宗貶元載之黨

大曆十二年貶吏部侍郎楊炎諫議大夫韓洄包佶起居舍  
人韓會等十餘人皆元載黨也炎鳳翔人載常引有文學才  
望者一人親厚之異日欲以代已故炎及於貶代宗初欲盡



誅炎等以公湊諫救百端始與官

李絳對憲宗朋黨之問

元和八年憲宗問宰相人言外間朋黨大盛何也李絳對曰自古人君所甚惡者莫若人臣爲朋黨故小人譖君子者必曰朋黨何則朋黨言之則可惡尋之則無跡故也東漢之末凡天下賢人君子宦官皆謂之黨人而禁錮之遂以亡國此皆群小欲害善人之言願陛下深察之夫君子固與君子合豈必使之與小人合然後謂之非黨邪

裴度以小人爲徒謂之朋黨

十三年憲宗常語宰相人臣當力爲善何乃好立朋黨朕甚惡之裴度對曰方以類聚物以群分君子小人志趣同者勢必相合君子爲徒謂之同德小人爲徒謂之朋黨外雖相似內實懸殊在聖主辨其所爲邪正耳

李德裕李宗閔各分朋黨

長慶元年翰林學士李德裕吉甫之子也以中書舍人李宗閔嘗對策譏切其父恨之宗閔又與翰林學士元稹爭進取有隙右補闕楊汝士與禮部侍郎錢徽掌貢舉西川節度使段文昌翰林學士李紳各以書屬所善進士於徽及榜出文昌紳所屬皆不預焉及第者鄭朗覃之弟裴謨度之子蘇巢宗閔之壻楊殷士汝士之弟也文昌言於穆宗曰今歲禮部殊不公所取進士皆子弟無藝以關節得之穆宗以問諸學士獲德裕紳皆曰誠如文昌言穆宗乃命中書舍人王起等覆



試詔黜朗等十人貶徽江州刺史宗閔劔州刺史汝士閔  
令或勸徽奏文昌紳屬書上必寤徽曰苟無愧心得喪一  
柰何奏人私書豈士君子所為邪取而焚之時人多之自是  
德裕宗閔各分朋黨更相傾軋垂四十年

李逢吉之黨奏貶李紳

四年初穆宗既留李紳李逢吉愈忌之紳族子虞頗以文學  
知名自言不樂仕進隱居華陽川及從父耆為左拾遺虞與  
耆書求薦誤達於紳紳以書誚之且以語於衆人虞深怨之  
乃詣逢吉悉以紳平日密論逢吉之語告之逢吉益怒使虞  
與補闕張又新及從子仲言等伺求紳短揚之於士大夫間  
且言紳潛察士大夫有群居議論者輒指為朋黨白之於上

由是士大夫多忌之及敬宗即位逢吉與其黨快紳失勢又  
恐敬宗復用之日夜謀議思所以害紳者楚州刺史蘇遇謂  
逢吉之黨曰主上初聽政必開延英有次對官惟此可防其  
黨以為然亟白逢吉曰事迫矣若俟聽政悔不可追逢吉乃  
令王守澄言於敬宗曰陛下所以為儲貳臣備知之皆逢吉  
之力也如杜元穎李紳輩皆欲立深王度支員外郎李續之  
等繼上章言之敬宗時年十六疑未信會逢吉亦有奏言紳  
謀不利於上請加貶謫敬宗猶再三覆問然後從之貶紳為  
端州司馬逢吉仍帥百官表賀張又新等猶忌紳日上書言  
貶紳太輕敬宗許為殺之朝臣莫敢言獨翰林侍讀學士章  
處厚上疏指述紳為逢吉之黨所讒人情歎駭紳蒙先朝



用借使有罪猶宜容假以成三年無改之孝况無罪乎於是敬宗稍開寤會閱禁中文書有穆宗所封一篋發之得裴度杜元穎李紳疏請立敬宗為太子敬宗乃嗟歎悉焚人所上諸紳書雖未即召還後有言者不復聽矣

時人目李逢吉黨為八關十六子

以布衣姜洽為補闕試大理評事陸洿布衣李虞劉堅為拾遺時李逢吉用事所親厚者張又新李仲言李續之李虞劉栖楚姜洽及拾遺張權輿程昔範又有從而附麗之者時人惡逢吉者目之為八關十六子

李逢吉黨百計毀裴度

寶曆元年言事者多稱裴度賢不宜弃之藩鎮敬宗數遣使

至興元勞問度密示以還期度因求入朝逢吉之黨大懼二年裴度自興元入朝李逢吉之黨百計毀之敬宗雖年少悉察其誣謗待度益厚

李宗閔排擯李德裕之黨

大和四年李宗閔引薦牛僧孺文宗以僧孺為兵部尚書同平章事於是二人相與排擯李德裕之黨稍稍逐之

李宗閔百方沮李德裕

六年以前西川節度使李德裕為兵部尚書初李宗閔與德裕有隙及德裕還自西川文宗注意甚厚朝夕且為相宗閔百方沮之不能京兆尹杜棕宗閔黨也嘗詣宗閔見其有憂色曰棕有一策可平宿憾恐公不能用宗閔曰何如棕曰德



裕有文學而不由科第常用此為嫌嫌若使之知舉必喜矣宗閔默然有間曰更思其次宗曰不則用為御史大夫宗閔曰此則可矣宗再三與約乃詣德裕德裕迎揖曰公何為訪此寂寥宗曰靖安相公令宗達意即以大夫之命告之德裕驚喜泣下曰此大門官小子何足以當之寄謝重沓宗閔復與給事中楊虞卿謀之事遂中止

文宗與李德裕論朋黨

七年以兵部尚書李德裕同平章事德裕入謝文宗與之論朋黨事對曰方今朝士三分之一為朋黨時給事中楊虞卿與從兄中書舍人汝士弟戶部郎中漢公中書舍人張元夫給事中蕭瀚等善交結依附權要上干執政下撓有司為士人求官及科第無不如志文宗聞而惡之故與德裕言首及之德裕因得以排其所不悅者

文宗復言朋黨

以楊虞卿為常州刺史張元夫為汝州刺史它日文宗復言及朋黨李宗閔曰臣素知之故虞卿輩臣皆不與美官李德裕曰給舍非美官而何宗閔失色

文宗每歎去朝中朋黨難

八年李宗閔言李德裕制命已行不宜自復德裕以德裕為鎮海節度使不復兼平章事時德裕宗閔各有朋黨互相擠援文宗患之每歎曰去河北賊易去朝中朋黨難 臣光曰夫君子小人之不相容猶冰炭之不可同器而處也故君子



得位則斥小人小人得勢則排君子此自然之理也然君子進賢退不肖其處心也公其指事也實小人譽其所好毀其所惡其處心也私其指事也誣公且實者謂之正直私且誣者謂之朋黨在人主所以辨之耳是以明主在上度德而叙位量能而授官有功者賞有罪者刑姦不能惑佞不能移夫如是則朋黨何自而生哉彼昏主則不然明不能燭彊不能斷邪正並進毀譽交至取捨不在於己威福潛移於人於是讒慝得志而朋黨之議興矣夫木腐而蠹生醯酸而蚋集故朝廷有朋黨則人主當自咎而不當以咎羣臣也文宗苟患羣臣之朋黨何不察其所毀譽者為誣所進退者為賢為不肖其心為公為私其人為君子為小人苟實也賢也公也君子也匪徒用其言又當進之誣也不肖也私也小人也匪徒弃其言又當刑之如是雖使之為朋黨孰敢哉釋是不為乃怨羣臣之難治是猶不種不芸而怨田之蕪也朝中之黨且不能去況河北賊乎

鄭注貶逐二李之黨無虛日

九年詔以楊承和庇護宋申錫韋元素王踐言與李宗閔李德裕中外連結受其賂遺承和可驩州安置元素可象州安置踐言可恩州安置令所在錮送楊虞卿李漢蕭澣為朋黨之首貶虞卿虔州司戶漢汾州司馬澣遂州司馬尋遣使追賜承和元素踐言死時崔潭峻已卒亦剗棺鞭尸鄭注之入翰林也中書舍人高元裕草制言以醫藥奉君親注銜之奏



元裕嘗出郊送李宗閔貶元裕開州刺史時注與李訓所  
朝士皆指目爲二李之黨遂無虛日班列殆空廷中  
文宗亦知之訓注恐爲人所搖勸文宗下詔應與德裕宗閔  
親舊及門生故吏今日以前貶黜之外餘皆不問人情稍安  
鄭覃與楊嗣復互相詆訐以爲黨

開成三年楊嗣復欲授進李宗閔恐爲鄭覃所沮乃先令宦  
官諷文宗文宗臨朝謂宰相曰宗閔積年在外宜與一官鄭  
覃曰陛下若憐宗閔之遠止可移近北數百里不宜再用  
之臣請先避位陳夷行曰宗閔鄉以朋黨亂政陛下何愛此  
織人楊嗣復曰事貴得中不可但徇愛憎文宗曰可與一州  
覃曰與州太優止可洪州司馬耳因與嗣復互相詆訐以爲  
黨文宗曰與一州無傷遂以衡州司馬李宗閔爲杭州刺史

李德裕請辨群臣之邪正

五年初武宗之立非宰相意故楊嗣復李珣相繼罷去召淮南  
節度使李德裕入朝至京師以德裕同平章事德裕入謝  
言於武宗曰致理之要在於辨群臣之邪正夫邪正二者勢  
不相容正人指邪人爲邪邪人亦指正人爲邪人主辨之甚  
難臣以爲正人如松柏特立不倚邪人如藤蘿非附它物不  
能自起故正人一心事君而邪人競爲朋黨先帝深知朋黨  
之患然所用卒皆朋黨之人良由執心不定故奸邪得乘間  
而入也夫宰相不能人人忠良或爲欺罔主心始疑於是旁  
請小臣以察執政如德宗末年所聽任者惟裴延齡輩宰相



署職而已此政所以日亂也陛下誠能慎擇賢才以為宰相有奸罔者立黜去之常令政事皆出中書推心委任堅定不移則天下何憂不理哉武宗嘉納之

### 南唐宋齊丘多樹朋黨以固朝權

後周顯德五年初唐中書令楚公宋齊丘多樹朋黨欲以專固朝權躁進之士爭附之推獎以為國之元老樞密使陳覺副使李徵古恃齊丘之勢尤驕慢及許文稹等敗於紫金山覺與齊丘景達自濠州遁歸國人恟懼唐主嘗歎曰吾國家一朝至此因泣下會司天奏天文有變人主宜避位禳災唐主乃曰禍難方殷吾欲釋去萬機棲心冲寂誰可以託曰者徵古曰宋公造國手也陛下如厭萬機何不舉國授之覺曰

陛下深居禁中國事皆委宋公先行後聞臣等時入侍諒若而已唐主心愠即命中書舍人豫章陳喬草詔行之喬性恐請見曰陛下一署此詔臣不復得見矣因極言其不可唐主笑曰爾亦知其非邪乃止唐主命知樞密院殷崇義草詔暴齊丘覺徵古罪惡聽齊丘歸九華山舊隱官爵悉如故覺責授國子博士宣州安置徵古削奪官爵賜自盡黨與皆不問



立異門

北魏盧玄止崔浩創制立事

宋元嘉八年魏崔浩欲大整流品明辨姓族盧玄止之曰夫創制立事各有其時樂為此者詎有幾人宜加三思浩不從由是得罪於身

通鑑總類卷第十七







